

# 導論：《紅書》的成書背景、 成書過程與出版過程

蔡怡佳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心靈工坊《紅書》深度導讀八週講座

第一堂

2022.6.10

- 本課程將由《紅書》的成書背景、方法（積極想像、閱讀方法）、內容（卷一、卷二、審視）、榮格繪製的圖像、對基督宗教的重思，以及《紅書》的時代意義等主題來進行《紅書》的閱讀，希望挖掘《紅書》對於宗教、心理學、心理治療、象徵研究、圖像研究等面向所帶來的種種啟發。

## 1957年的卷首語（82歲）

- 「我對你們吐露的這些歲月，我追尋內在圖像的那些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時光。其他一切都源於此。……我整個生命就是闡釋那爆發自無意識的謎，如河流般淹沒了我，威脅要擊潰我。這些內容超過了區區一輩子。後來的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分類，科學的解釋，與生活的融合。但包含了一切的神祕開端，始於當時。」（《紅書》，頁vii）

# 1959年的後記（84歲）

- 「我花了16年寫這本書。1930年，對煉金術的投入把我帶離這本書。尾聲開始於1928年，當時尉禮賢（Wilhelm）送我煉金術的文本《太乙金華宗旨》。這本書的內容從此找到通往現實的路，我也就無法繼續寫下去了。對膚淺的觀察者而言，這本書看起來像是個瘋狂。如果我無法承受原初經驗中的壓倒性力量，那確實就會發展成瘋狂。」（《紅書》，頁505）

## 1959年的後記（84歲）

- 「透過煉金術的幫助，這一切最終成了一個整體。我一直知道這些經驗中有些珍貴的東西，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地把他們珍重地寫下來，並透過重溫體驗的方式畫下這些圖。我知道這是遠遠不夠的。但是無論這個工作有多繁重，心神如何分散，我一直忠實於它，即使另外的可能性未曾...」（《紅書》，頁505）

# Möglichkeit

- the last word in 1959 epilogue
- 德文手稿版附錄之前的最後一個字，也是另起一頁的第一個字，唯一的字
- possibility, opportunity, chance, option, way, means, eventuality

# 《紅書》成書背景：生平

- 1875：出生（童年的大夢、一號人格、二號人格、religious complex）
- 1895 (20)：研讀醫學
- 1896 (21)：父親去世
- 1900 (25)：在Burghoelzli Mental Hospital 工作，歷時九年
- 1902 (27)：完成博士論文
- 1903 (28)：與Emma Rauschenberg結婚
- 1905-1913 (25-38):在蘇黎世大學教授精神醫學
- 1906 (31)：開始與Freud通信，隔年拜訪Freud

# 《紅書》成書背景：生平

- 1908 (33)：在蘇黎世湖畔購置土地、建造居所
- 1909 (34)：辭掉醫院工作，與Freud一起拜訪美國
- 1910 (35)：被選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主席
- 1911 (36)：開始研究神話，於1911與1912年出版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本能的轉化與象徵)，1952年的再版中，榮格提到這個關鍵的36歲：「那是關鍵的時間點，標示著下半生的開始」。
- 1912 (37)：與Freud分道揚鑣, final break with Freud(1913/9)

# 《紅書》成書背景：生平

- **1913.11.12**：重新開始自青少年時期以來的筆記（從1902年中斷了11年的筆記）（<重尋靈魂>，頁114）
- 1913.11.12 - 1932.12.15：*The Black Books*
- 1914夏 - 1915：《新書》草稿
- 《新書》與《黑書》的差別
- 1915：《更正草稿》
- 《紅》，93

# <卷一>、<卷二> 系列手稿

- 《黑書》 2-5
- 《手寫草稿》
- 《打字草稿》
- 《更正草稿》
- 書法卷
- 凱莉·拜恩斯抄本 (1924 - 1925)
- 耶魯手稿

# <審視>系列手稿

- 《黑書》 5-6
- 《七次佈道》 書法卷
- 《七次佈道》 印刷版
- 《手寫草稿》
- 《打字草稿》
- 凱莉·拜恩斯抄本 (1925)

## 《紅書》的成書背景：傳記

- 「我在1913年10月看到洪水的意象時，這個時間點對我意義重大。當時，我四十歲，已經達成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擁有一名譽、權力、財富、知識，與人類的一切快樂。為這些陷阱繼續追求，我不再有慾望(我繼續追求這些陷阱的慾望止息了\*)；慾望平息了，恐懼卻找上我。洪水的意象攫住了我，我感受到深處之靈，但我不了解他。他用難以忍受的內在渴望逼我...」 (寫於1913.11.12, 《紅書》，114)
- 《傳》，頁233

# inner and outer crisis

- 1913.9: final break with Freud
- 1914.8.1: War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2的兩個夢：海關的老警衛、古代騎士，（《傳》，217, 219，《紅》13-14）
- 1912聖誕節：小女孩與鴿子的夢《傳》，229，（《紅》14-15）
- 1913.10：獨自旅行中的洪水異象（《傳》，頁233-234，（《紅》111-114）
- 1913.12.12（將臨期）：開始進行積極想像的實驗, sun & hero, death & rebirth（《紅》，14-15, 131）
- 1913.12.18：積極想像後的第一個夢, murder of the hero（《傳》，238-239）
- 1913.12.21/22/25：Elijah、Salome & black snail的異象（《傳》，240-242）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3.12.26：紅者
- 1913.12.28：森林城堡
- 1913.12.29：低下的人
- 1913.12.30：隱士
- 1914.1.1：白馬、甲蟲
- 1914.1.2：北邊
- 1914.1.5：紅騎士與隱士
- 1914.1.8/9/10：東方的巨人Izdubar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4.1.12 : the Opening of the Egg, Hell, the Sacrificial murder, 圖書館
- 1914.1.14 : Divine folly
- 1914.1.17 : Second night, 亡者
- 1914.1.18 : Third night, 瘋人院
- 1914.1.19 : Fourth night, Klingsor的魔法花園
- 1914.1.22 : the Three prophecies
- 1914.1.23 : the Gift of magic
- 1914.1.27 : the Way of the cross, the magician, Philemon and Baucis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4.4.9/20：對自己的發話
- 1914.5.8/21/23/24：與靈魂的對話
- 1914.5.25：老人的發話（《紅》，432）
- 1914.6.24：靈魂的發話（《紅》，432）
- 1914春夏：三次一樣的夢（《傳》，234，  
《紅》，111-112）
- 1915.6.3：靈魂指出的徵兆
- 1915.9.14/15/17/18：Philemon talks
- 1915.12.2/5, 7, 9, 20：三個陰影（亡者）的發話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6.1.30：第一次佈道
- 1916.1.31：第二次佈道
- 1916.2.1：第三次佈道
- 1916.2.3/5：第四次佈道
- 1916.2.6：第五次佈道
- 1916.2.7：第六次佈道
- 1916.2.8：第七次佈道
- 自傳中對此事件的描述（頁250-251）

# 夢、異象，與積極想像

- 1916.2.17 – 4/12 : Philemon talks
- 1916.5.3 & 5.31 : Elijah & Salome
- 1916.6.1 : Philemon talks
  
- 1917.8月初到九月底：陸軍筆記上的27幅曼陀羅
- 1959的後記

##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conscious”

- 從1913年起，進行了一場歷時16年的自我實驗，在《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中將之稱為「直面無意識」，也成了後來所提出之「積極想像」的基礎。
- “confrontation with his soul”

# 「入門禮」

- 童年時代的記憶
- 精神障礙的根源？
- 「第一件浮上檯面的是我十一歲或十二歲時的童年記憶。那時候，我非常喜歡玩積木。我仍清楚地記得自己如何用積木搭起小房子和小城堡，用瓶子架成門扇和拱頂。之後，我用一般的石頭來代替，並用泥漿來取代灰泥。我沉迷在這些建築物裡很長一段時間。」（《傳》，231）

## 「入門禮」

- 「使我驚訝的是，與記憶一同湧現的還有很多的  
感情。『啊哈！』我自言自語：『這些東西仍具  
有生命力呢！那個小孩就在不遠處，具有我所缺  
乏的極富創造力的生命。要怎樣才能找到通向這  
種創造力的路呢？』…要想與那個時期重新連結  
的話，我別無選擇地只能重返那時，再過起小孩  
的生活，玩童稚的遊戲。這一刻是我命運的轉捩  
點。經過無窮的阻抗，我終於讓步，明白自己除  
了玩童稚的遊戲之外別無他法…」（《傳》，  
231-232）

# 「入門禮」

- 撿拾石頭造小城鎮
- 祭壇、童年的夢境
- 「我內心確信，我正走在發現自己神話的路上；這個建築遊戲只是開端，釋放出一系列的幻想，我後來全都仔細地記下來了」（《傳》，233）
- 「在我下半輩子的生活中，每當遇到一堵擋住我去路的牆時，我便會畫一幅畫或雕刻石頭。這樣的體驗，對於難以深入的各種想法和工作，是一種『入門禮』（rites d'entrée）」（《傳》，233）

## 從《黑書》到《紅書》

- 榮格最先把這些實驗中所經歷的幻想記錄在《黑書》中，接著加上對於幻想記錄的文字反思以及繪畫，並以書法體抄在一本以紅色皮革為封面的書，稱之為《新書》（法文 *liber novus*）。這本紅色封面的書一直被稱為《紅書》，榮格生前一直無法決定是否將之出版。

# *The Black Books: 1913-1932, Notebooks of Transformation (2020)*

- B1: Shamdasani: 'Toward a Visionary Science: Jung's Notebooks of Transformation', Editorial note...
- B2: 1913.11.12 - 1913.12.29  
(卷一~卷二<低下的人>)
- B3: 1913.12.30 - 1914.1.12  
(卷二<隱士>~<祭獻謀殺>)
- B4: 1914.1.14 - 1914.3.9  
(卷二<神聖的瘋狂>~<魔法師>)
- B5: 1914.3.13 - 1916.1.30 (審視)
- B6: 1916.1.30 - 1917.5.21 (審視)
- B7: 1917.5.21 - 1932.12.15

## 《紅書》的出版過程

- 2000年榮格著作基金會的前身榮格傳承協會（Society of Heirs of C. G. Jung）決定出版《紅書》，將編輯的工作交給心理學歷史學者索努·山達薩尼（Sonu Shamdasani），才有了2009年《紅書》的正式出版。
- W.W.Norton & Company
- 以摹本的形式出版

# Ulrich Hoerni的前言(p.xi)

- 榮格著作基金會副主席、榮格外孫
- 關鍵時刻的自我實驗(1913-1930)
- confrontation: border, face-to-face, 正視、面對、邊界
- 方法：探究最深的內在過程、把情緒轉變為圖像、抓住內部激盪的幻想
- 秘密、未出版的理由、榮格的抗拒
- 2000年決定出版
- 心理歷史學者的編輯、作為歷史文件出版，出版的意義
- 紅書作為與無意識直面的紀錄，超越了私人領域，是榮格著作的核心

# Shamdasani的導論

- **Liber Nobus** The “Red Book” of C. G. Jung
- 書名：新書或紅書？
- 對專業領域之外的影響：藝術、人文、電影、大眾文化、新時代運動
- 了解其著作根源的關鍵
- 文化時刻、榮格是誰？、對神話學的沉迷、我最困難的實驗、新書、藝術與蘇黎士學院、集體實驗、亡者歸來、內容、生命的新泉源、通往自我之路、出版考量、心理治療的轉變、Philemon的庇護所、直面世界、個體化過程的比較研究、新書的出版

# 文化時刻

- 二十世紀初對內在經驗的探索
- 藝術家、作家與心理學者的相互啟發
- 追尋新方式，以及心靈與文化的更新
- 榮格的自我實驗
- 《紅書》可以視為文學形式的心理學著作

# 榮格是誰？

- 回憶錄可以視為新書的引介
- 童年的夢、異象與幻想
- 第一個夢
- 對上帝的直接體驗
- 對教會的失望
- 一號人格與二號人格
- 選擇科學與醫學的四個夢
- 對靈性主義的興趣
- 醫學博論的靈媒主題、人格的整合
- 1902年結婚、書寫日記的習慣中斷
- 1902/1903 Paris
- 字詞聯想實驗，情結心理學
- 精神分析運動的參與與推動

# 對神話學的沉迷

- 1908年在蘇黎士河畔購置土地與建造住所
- 1909年辭去醫院工作、轉向神話學的研究
- 1911/1912年出版本能的轉化與象徵
- 兩種思考方式
- 神話的比較、擴大法
- 對夢的看法
- 36歲的關鍵轉折
- 自我神話的追尋

# 我最困難的實驗

- 1912年的夢
- 1913年的洪水異象
- 1913.11.12重新開始中斷了十一年的日記
- 對話形式的自傳
- 靈魂的回歸
- 1913.12.12實驗的開始：積極想像、觀想練習、賦予異象人格化
- 清醒時的幻想、進入其中，猶如一場戲（以圖像進行的戲劇化思考）
- 1913.11-1914.7

# 我最困難的實驗

- 1914.4：辭去IPA職位與蘇黎士大學醫學院的教職
- 1914 六月與七月的三段夢境
- 蘇黎士心理分析學會退出國際心理分析協會
- 在家看診、服兵役
- 白日的專業工作與家庭責任；夜晚的自我探索
- 1914.8世界大戰爆發
- 大夢：個人幻想與公眾事件的關聯
- 戰爭爆發給予了書寫的勇氣
- 第 26 頁中的種種幻象

# 新書

- 新書的草稿（參考第93頁的資料）
- 尼采與但丁的影響
- 描寫上帝在靈魂中的重生
- 主觀層次與客觀層次的詮釋
- 中世紀手抄本的模仿
- 文字與圖像的關係：圖像一開始與文字聯繫，後來則是獨立的積極想像
- 仔細構圖、素描、繪製
- 從具象到抽象與半具象

# 藝術與蘇黎士學院

- 新書繪畫中的象徵主義風格
- 前衛藝術
- 對達達主義的批評：榮格對於意義與影響的強調
- 與藝術及科學的區別
- 心理學與藝術實驗的密切交集

# 集體實驗

- 對心理類型的研究
- 鼓勵病人進行積極想像
- Tina Keller的回憶（頁35）
- 與無意識的迎戰不是孤獨的行為，而是集體實驗
- 社會實驗，希望能改變他們與周遭人們的生活

# 亡者歸來

- 戰爭所帶來的大量死者
- 1916年1月底的超心理事件 (1/28, 1/29, 1/30)
- 對亡者的七次佈道
- 普天下界全序圖 (Systema Munditotius) : 亡者佈道的圖像宇宙學
- 分辨幻想中的聲音與角色：文中的「我」是誰？
- 我們必須先體驗無意識的內容，才能形成任何看法

# 內容

- 一系列的積極想像，以及企圖理解其意義的內容（頁43-44）
- 自我理解、人格整合、一般的人格結構、個體與社會、與亡者群體的關係、基督教的心理學與歷史影響、西方未來的宗教發展
- 主題：頁43

# 內容

- 意義：重獲靈魂、克服當代與靈魂的疏離、讓上帝的新形象誕生於靈魂之中、以心理學與神學的宇宙觀發展出一種新的世界觀
- 一方面是榮格自身的個體化過程，另一方面企圖把這個過程闡述為普通心理學的概要。
- 時代之靈、深處之靈
- 理性年代所缺失的神話想像
- 與無意識對話，統合至意識中
- 時代之靈與深處之靈的調節

# 生命的新泉源

- 將《新書》主題翻譯為當代的心理學語言，反思其意義與通用性
- 1911-1914：結構性學說的建立、普心與心理病理學、充滿神話圖像的無意識、非性慾的通靈能量、內向性、外向性、夢的補償與預知功能，幻想的綜合性與架構性解讀。
- 個體化過程的完整闡述、歷史性與跨文化比較
- 1916：個體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區分
- 神化(godlikeness)狀態：極端的優越與自卑，心理分析的危險之一

# 生命的新泉源

- 人格面具的面對、幻想的釋放
- 與瘋狂的差別（自主與不自主）
- 恢復原有人格面具 vs. 接受神化。The third way：為創造性的幻想提出解釋，促成個體化歷程
- 為社會帶來可實現的新價值
- 引發即興幻想的方法（頁47-48）
- 只有個體態度的轉變才能帶來文化的更新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 and non-I（頁49）
- 心理類型的概念、物極必反(Law of enantiodromia)
- 「這個重新平衡的過程觸及了無意識豐富有益的那一面。無意識包含了未知歲月的智慧與經驗，因此是無與倫比的嚮導。」（頁50）
- 「我們的時代尋求一種新的生命泉源。我找到了一個，從中飲用，水質甘美。」（頁50）

# 通往自我 (Self) 之路

- 象徵是整合理性與非理性真實(truth)的道路
- 創造象徵是無意識最重要的功能
- 榮格在《紅書》中「將他面對無意識時所得到的概念，以文學與象徵形式表達在《新書》中，轉譯成為符合當代的語言。」（頁51）
- 對立如何透過生產整合或是協調的象徵而解決
- Self的定義（頁52）
- 靈魂能帶出理性觀點所忽略的圖像

# 通往自我 (Self) 之路

- 「新宗教」透過人類關係的轉化表現出來
- 知識要轉化到生命中，必須透過象徵的途徑
- Psychology of religion-making
- 「他的工作去描述個人的神秘經驗如何轉譯與轉化為象徵符號，後來成為有組織性的宗教教條與教義；最後，他要研究這些符號的心理學功能。這種宗教創造過程心理學如果要成功，分析心理學在肯定宗教態度的同時，不能屈服成為教條。」(頁55)

# 出版考量

- 凱莉·拜恩斯的紀錄（頁57-61）
- 出版形式的思量：小說？自傳？哲學？科學？
- 可能招致的誤解
- 需要被保護的作品
- 仔細的增刪與編輯

# 心理治療的轉化

- 瘋狂？
- 從「病理學」到「容納」的能力
- 對當代精神治療的批評
- 異象與幻想內容的價值與重要性
- 研究病人的創作
- 指導被分析者產生異象，做出自己的《紅書》（頁66-68）

# Philemon的庇護所

- 1920在波林根的蘇黎世湖畔買了一塊土地
- Bollingen's tower: 自性化的再現
- 1923母親離世，阿尼瑪之死的夢（頁69-70）
- 利物浦(Liverpool)之夢，曼陀羅
- 中年轉化的重要性
- 整合

# 直面世界

- 1928與《太乙金華宗旨》的相遇
- 與1928所繪之黃金城堡曼陀羅的呼應
- 對《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論，曼陀羅的意義
- 停止《新書》的寫作
- 「直面無意識」的結束，「直面世界」的開始

# 個體化過程的比較研究

- 煉金術研究
- 煉金術作為一種積極想像的形式
- 《新書》的延伸與擴大：是否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找到類似個體化的過程？相似與相異的元素為何？
- 將體驗的東西寫下，裝入科學的器皿
- 道德上的責任
- 種種東西方靈修與修行法門的探討

# 個體化過程的比較研究

- 私人樂曲與公開學術樂曲；「後者吸取求者的養分，但兩者保持獨立」（頁80）
- 《新書》後私人樂曲(自己的神話)的續章：塔樓、石雕、繪畫
- 《新書》作為生產中心的功能
- 在心理治療中，透過協助被分析者進行自我實驗與象徵符號的創造，而重獲對於生命意義的領會
- 同時，也「嘗試建立一種通用的科學化心理學」（頁80）

# 新書的出版

- 對《新書》資料如何使用的反覆改變
- 1992榮格全集德文版出版之際，家族檢視尚未出版之作品
- Shamdasani對於手稿的研究
- 2000年5月決定出版
- 「《新書》是榮格自我實驗的核心，說是他畢生之作的核心也不為過。……這部著作的出版代表了一個休止符，開啟了了解榮格的新紀元；提供了獨特的窗口，來看他如何重獲靈魂，並從中建構出一種心理學。因此這篇導讀不以定論作結，而是指向一個新的開始。」(頁84)

# 英文版譯者序（頁85）

- Mark Kyburz, John Peck, Sonu Shamdasani
- 語言的危機
- 三種語言風格、多音的形式
- 幻想與內在對話的忠實陳述（報導、描述）
- 堅定與敏銳的概念化（反思、概念）
- 占卜與預言的寫法、浪漫與狂熱的風格（浪漫、預言性）
- 不是事先設想好，而是從苦心嘗試的實驗中誕生的語言風格

## 英文版譯者序（頁85）

- 第一層的對話、第二層的抒情表達與評論
- 心理與靈性的實驗成了文學的實驗
- 尋找另一種語言的嘗試
- 書中的修辭與風格皆來自於這種內在翻譯與相互評估的互動結構
- 中世紀手寫對開本的形式：既來自過去的根源與現在，也同時朝向未來
- 嘗試發展一種語法，可以讓別人來描述他們的經驗
- 當榮格尋找著靈魂，也等同於搜尋著適當的對話體與變異(differentiated)的語言（頁91）。

# Möglichkeit

- the last word in 1959 epilogue
- 「再次翻開這大量的繪圖頁面，他似乎認為任何進一步的結論都是不必要的。句子寫到一半就中斷，他讓這本書自行獨立，在他努力的成果之中自行一串論述。這部多音作品不需要評論，就像書本身的三種語域一樣。……那枝擱下的筆，有信心地把這本書拋入深處，擴展成為豐富的泉源，以他的《全集》和波林根的湖邊塔樓為最終的萃取物。」（頁91）

# 紅書出版後兩個月的對談

- Shamdasani, Sonu & John Beebe, 'Jung Becomes Jung: A Dialogue on Liber Novus (*The Red Book*).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53, 410-436. 2010.
- 主題：英雄、犧牲、地下世界、下降、認定、自我的執著、自我的解除
- 紅書的主題是宗教，而不是心理學。
- 宗教與心理學的整合，是透過individuation這個概念
- the psychology of the path of individuation
- 不是教導，而是榮格自身探索真理的過程
- 紅書中的經驗基礎主要不是夢，而是積極想像

# 紅書出版後兩個月的對談

- “to connect with a lost piece of himself”
- “to redeem the dead”
- “I’ve had quite moving letters from people....Some are from people who didn’t even have prior knowledge or interest in Jung. They’ve found the book like message in a bottle that speaks to them directly.”

# How to read *The Red Book*?

- “How to read *The Red Book*? I suggest reading it as a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mysteries that underlie many religious, but as engaged on a much more conscious level and with an ego that is aware at all times of its own reality; that does not become fused and identified with the figures that imagination produces; that observes them, interacts with them, and lets them go their way; but that is at the same time transformed by the experience. The ego is on location throughout the experience and never loses its grounding in the reality principle.” (p. 294)
- Stein, Murray. ‘How to Read *The Red Book* and why.’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012, 56, 280-298.

# Why read RB?

- “It opens a window to the original and visionary experiences underlying his psychological theory, such as the notions of an objective psyche and a non-egoic center of the personality, the Self.”
- **Theopoetics**, a contemporary style of theology, rooted in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author rather than based on received text and doctrine, which is the case in traditional theology.
- Stein, Murray. ‘How to Read *The Red Book* and why.’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012, 56, 280~298.

# 為何讀紅書？

- 榮格心理學
- 心理學作為當代科學
- 宗教的新皮袋（「新酒要裝在新皮袋」）
- 分析治療

# 「深度」導讀

- “He didn’t expect his scientific apparatus, which is how he saw it, as something that provided meaning to people’s lives. He saw the whole enterprise as about enabling individuals to refind their own language, develop their own cosmologies. And, as he says, he eschewed using concepts within his therapeutic practice. If someone comes in talking about spirits, he talks about spirits. I take that very seriously—and it’s borne out by accounts I found in diaries and letters of his practice—to enable individuals to articulate their own linguistic worlds.”
- Hillman, James; Shamdasani, Sonu. *Lament of the Dead: Psychology After Jung's Red Book* (p. 15).